

中国文学

2003 最新作品排行榜

全国百家名刊举荐
上榜经年畅销不衰

贾平凹 / 艺术家韩起祥

陈世旭 / 波湖谣

刘庆邦 / 到城里去

铁凝 / 逃跑

迟子建 / 一匹马两个人

曲兰 / 老年悲歌

伊始 / 天地良心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中国文学

2003 最新作品排行榜

北京文学杂志社 主编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/北京文学杂志社主编. —北京:
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03. 10
ISBN 7-5039-2404-7

I. 中… II. 北… III. 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当代 IV. 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90742 号

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

主 编 北京文学杂志社
责任编辑 斯 日
装帧设计 怀 一 刘宝华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电子邮件 whysbooks@263.net
电 话 (010) 64813345, 64813346 (总编室)
(010) 64813384, 64813385 (发行部)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
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14.25
字 数 430 千字
印 数 8000 册
书 号 ISBN 7-5039-2404-7/I·1103
定 价 25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

目录

最佳中篇小说排行榜

- 艺术家韩起祥……贾平凹 / 3
波湖谣——四季……陈世旭 / 35
到城里去……刘庆邦 / 78
淡绿色的月亮……须一瓜 / 133
谢雨的大学……钟求是 / 168

最佳短篇小说排行榜

- 逃跑……铁 凝 / 207
一匹马两个人……迟子建 / 218
明月寺……叶 弥 / 232
乡间选举的乐子……孙春平 / 242
赔人……野 莽 / 249

最佳报告文学排行榜

- 老年悲歌……曲 兰 / 263
灵与肉(存目)……一 合
禁毒权威报告……徐雅雅 / 310
中国高教之虞……徐江善 / 333
天地良心……伊 始 / 390

最佳散文随笔排行榜

- 乱世中的美神……梁 衡 / 413
阳光照得最多的地方……徐 迅 / 425
底层男人的爱情……阎 红 / 431
朱可夫雕像……朱增泉 / 433
可可西里的白房子……王宗仁 / 447



最佳中篇小说排行榜

- 第一名 艺术家韩起祥/贾平凹
- 第二名 波湖谣——四季/陈世旭
- 第三名 到城里去/刘庆邦
- 第四名 淡绿色的月亮/须一瓜
- 第五名 谢雨的大学/钟求是



◆ 贾平凹

艺术家韩起祥

从榆林北的横山来到了延安，韩起祥就一直在延河桥头说书。那时的延河桥虽然还是一座木桥，冬天里铺架着，夏季长长的日子里却抽了木板放在小学校的土墩上当课桌，但那儿有一片空场子，有一个河神庙，来往的人多，三六九日又逢着集会。

那个早晨，太阳还暖和，韩起祥就坐在庙门口，他穿得臃臃肿肿，小腿上系着竹板儿，睁着一双瞎眼，拨怀里的三弦。手的拨动和腿的闪动配合着，丝竹一齐价响，嘴里却含混不清地发着肉声，像嚼着一颗核桃。韩起祥的声音原本洪亮，吐字也干脆，他的含混是在招惹行人，这如戏开演前的吵台。“铮铮唧铮铮唧，铮铮唧铮，铮唧铮铮铮铮”，节奏愈来愈激越，脚腿有力地踏动，一会儿就尘土飞扬，眉毛胡子都变灰变粗了。一群人遂立定了步看他，有挑担的，有背了筐的，有的赶着羊和驴。羊在主人的胯下温顺安静，驴却掀开厚厚的嘴，在寒气里长声嘶鸣。

韩起祥也扬着脸看着人群，但瞎眼永远看见的是黑暗，他就被完全陶醉在自己的音乐里了，眼皮眨得飞快，像鸡要产蛋时的屁眼儿。人们担心的是那鼻尖下吊着的一颗清涕，亮晶晶的，就要掉下去，却到底没有掉，大家就松了一口气。

“瞎子瞎子，你弹得好！”

韩起祥听见了叫好声，仍浸淫在音响里不能出来，腿是不动了，竹板安息，手指头还又拨了一下三弦，铮泠泠将一把豆子撒在盘中了，才收住，便仄了耳朵听瓷碗的响声。韩起祥的耳朵非常灵，从碗的声响里速听出有人丢进去是一枚铜子还是一颗小石子，或者是一张面值多少

的纸钞。遗憾的是瓷碗里细微的声音是一只苍蝇起飞的响动。

“瞎子，瞎子，”有人又在叫他，“你是真瞎子还是假瞎子？”

“我是说书的。”

在陕北，说书是盲人的专利，明眼人是不能抢残疾人的饭碗的。韩起祥要证明着自己的正统，把眼皮掰开来，红的眼圈里是一颗白的眼珠，他听见有人说：哟，像煮熟的鱼眼！韩起祥就笑了笑，从怀里取出个油乎乎的硬纸本儿，放在了脚前的地上，说：“我是白云山赛书会上的状元。”

白云山有陕北最大的道观，十年前曾有过千人赛书会。

“莫不是那个小书圣？”

“那时候是小，现在老了。”

“小书圣，小书圣，”人们兴奋起来了，“你给我们说一段，说得好了，晌午管你一顿捞饭！”

“要《封神演义》吗？”

“要短一点的，能抓人的！”

韩起祥摸了摸肚子，他的肚子很大，似乎里面全装了书，想了想，就抿了抿嘴，突然如折竹裂帛一般，弦音和板音一齐炸响，他说唱开了：

红洋布袄袄扣门门开

一对对奶奶滚出来

上身身搂定下身身筛

哎哟

好盛（注：太好了）的妹妹你解不开

好几双的拳头砸在韩起祥的头上。韩起祥的感觉里那是几双棉花锤儿，而且从“太酸了，你瞎子太酸”的骂声中，分辨出这是五个三十出头的婆姨，两个胖点，两个瘦点，一个牙齿稀得缝儿能藏米粒，爱抖胸摇腿。

“妹妹解不开，你一个瞎子就解得开？你混不上碗饭了！”她们说，“听说你会算卦？！”

“瞎子都能算卦。”韩起祥说。

“那你算算我们五个中谁是寡妇？”婆姨们说，“算准了，你摸摸，这枚铜子就归你，算不准了这个瓷碗我们可要拿去喂猫呀！”

韩起祥说：“让我算算。”手指在掐，耳朵却在动。韩起祥的耳朵高过了眼眉，耳尖像兽耳一样往上耸。“谁是寡妇？寡妇的头上有三根白发哩。”

四个婆姨就扭了头往一个婆姨的头上看，韩起祥立即逮听了四个扭头的声响，他指着了一个婆姨，这婆姨哇地就叫起来。

从此，这寡妇天天来桥头帮韩起祥哄场子，唾了唾沫，把烟叶在腿面上搓成卷儿让他吸，又把两颗铃铛系在他的探路棍儿上。许许多多的人十年前就风闻过白云山赛书会的“小书圣”，但从未见过，跑来说《三国》，韩起祥连着说了五天，让说酸曲，韩起祥一段一段能说上百个。他们就将馍馍往他怀里塞，提了米酒给他，说：“毛主席是福星，他一来延安，什么样的能人奇人都来了！可惜是瞎子。”寡妇说：“他银盆大脸的！”众人就取笑寡妇，寡妇捡了驴粪蛋擦多嘴的人，偏对韩起祥说：“我家有孔废了的窑，你住去！”韩起祥只是笑着，叫她是大嫂。韩起祥在延安呆了多半年，没有人撵他，也没有人拿了麻绳威胁着要抢劫，晚上睡在河神庙的泥塑后，巨大的鼾声从庙门缝中传出很远。

又一个落雨天，韩起祥在庙里说《岳飞传》，三弦紧拨，如一锅的炒豆在蹦，他面前的孩子就越坐越近，越坐越近，仰着的脸被飞溅的唾沫全淋湿了。这时候，一匹马噔噔地从桥的那头跑过来。孩子还以为三弦在弹，弹出了马蹄声，待到庙里忽然光线暗下来，一个黑影又正好印在塑像上，金河神变成了黑河神，孩子回过头来，一个穿军装的人站在那里。

“汪东兴！”有人说了一声。

汪东兴是毛主席身边的人，听说书的孩子就见过，毛主席走在杨家岭的小路上，汪东兴常提着一把锹在后面断跟着。毛主席喜欢在空野里大便，汪东兴就先用锹挖个坑，然后将大便埋掉。但韩起祥认不得汪东兴，他的感觉里，庙里是进来了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因为有头有脸的人物脚步沉稳，虽然一路驱马奔来，呼吸仍然舒缓。

汪东兴说：“韩先生，毛主席请你去说书。”

“毛主席?!”韩起祥忽地站起来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“我是个要饭的，毛主席请我?”

汪东兴并没有多说话，转身就往庙门外去，韩起祥拿了三弦也就跟着走，走出庙门了，却顺着庙后的一条斜路朝河边去。汪东兴说：“你往

哪儿呀？”韩起祥说：“我洗洗脸。”斜路上他走得一步都不差，径直踩上一块石头，掬水洗脸，然后返上来。汪东兴让韩起祥骑到马上，韩起祥不敢。韩起祥不敢骑马，汪东兴也不敢骑了。延安城的街道上，人们看见汪东兴在前边牵着马，韩起祥拿了三弦跟在马的后边，他们已经知道是毛主席请了韩起祥去说书，又羡慕，又嫉妒，嚷嚷道：水坑！水坑！韩起祥不管了水里泥里，只是往前走。

韩起祥一直被领到杨家岭毛主席住的窑洞前。汪东兴让韩起祥在一棵枣树下站定，就去禀告毛主席。毛主席从窑里走出来，两只手在身后边甩，说：“韩先生来了！”让进了窑里坐，韩起祥没有坐，手心已经出了汗。

“你坐嘛。”毛主席说。

韩起祥还是不敢坐。

“立客难待啊！”毛主席说，掏出一支纸烟要吸，但口袋里没装火柴，喊汪东兴把厨房里的火柴拿来，韩起祥说“我这儿有”，从怀里摸出一根火柴，在窑壁上一擦，擦着了，递到毛主席的纸烟前，说：“毛主席你要听个啥？”

“不急，不急，”毛主席说，“东兴，给厨房说一下，韩先生中午在这儿吃饭，吃一碗稀饭。”

韩起祥说：“不，不。”心里却嘀咕：给我管饭，却只吃一碗稀的？

“不能多吃，”毛主席说，“吃得饱了说不成书了，是不是韩先生？”

毛主席竟然连说书前不能饱饭都知道，韩起祥就不拘束了，坐在了凳子上。毛主席也是坐在他的对面的，一边吸着纸烟一边问他的话。先问他是哪里人，韩起祥说榆林横山的。问眼睛是生来就坏了还是半路坏的，韩起祥说三岁上患了天花，满脸的痘儿，他抓破了痘，毒水钻进眼里，眼就瞎了。问几时开始说书的，韩起祥说六岁。问师傅是谁个？韩起祥说师傅叫高文旺。再问师傅怎么没来延安，韩起祥说师傅死了，师傅在横山遇到过刘志丹，他把红军的标语藏在三弦里，被民团发现枪毙了。他没有救下师傅，但枪毙的那天，有人用馒头要蘸师傅的脑浆吃，他护住了尸首，买棺材埋了师傅，才来延安的。

毛主席啜儿啜儿吸烟，把烟头从窑里扔了出去，说：“你来了延安，你觉得延安怎么样？”

“延安好！”韩起祥说，“陕北十年九不雨的，日怪得很，毛主席来

了，延安三天两头的雨，沟沟岔岔都涌扎了庄稼。”

毛主席哈哈笑起来，说：“韩先生，听说你还会算命，你给我毛泽东也算一算？”

“毛主席不用算，这世界一满都是你的。”

“嗨，话不能这么说，世界是人民的，毛泽东是人民的勤务员嘛！”

饭熟了，毛主席吃了两碗，韩起祥吃了一碗，他拿起三弦就要给毛主席说书，他说：“毛主席，我给你说个啥书？”

“随便。”毛主席说。

汪东兴却走过来，抹了抹韩起祥的嘴，嘴角沾着有一粒米。韩起祥就闪电般地眨着瞎眼，开始长声唱起来了：

说一个女子本姓刘
不长个子只长奶头

汪东兴脸色都变了，说：“哎，哎，你怎么说这个？”

毛主席挥了挥手，说：“让韩先生说么，韩先生你往下说。”

韩起祥被打断，只好从头又说：

说一个女子本姓刘
不长个子只长奶头
一长二长像拳头
三长四长像葫芦
五长六长像皮球
长呀长呀长大啦
赛过了西安的钟鼓楼

毛主席哈哈地大笑了，说：“韩先生，你去过西安的钟鼓楼？”

韩起祥说：“没。”

毛主席说：“革命成功了，你就到钟鼓楼上说书去！”

毛主席让韩起祥继续说。韩起祥又说了三个段子，但不是酸的就是情歌，说毕了，问：“毛主席爱听说书？”毛主席说：“三弦说书这形式好啊！”韩起祥又问：“我说的这些书是不是旧了？”毛主席说：“是旧了些，你可以编些新书嘛。”韩起祥说：“我不会编新书。”毛主席说：“那我让周扬他们帮你编。”韩起祥说：“周扬是谁？”汪东兴说：“是些文人，他

们会找你的。”毛主席就说：“三弦说书延安需要呀，韩先生，你就留在延安，我毛泽东把你养活了，你就多说新书，多带徒弟，韩先生不仅是三弦艺人也要成为三弦战士啊！”

韩起祥从此结束了流浪要饭的生涯，他没有穿灰色的土布军装，但他属于了边区文工队的一员。周扬带了几个作家为他编写新书，却怎么编都不生动，反倒是他们一出新点子，韩起祥很快就以他的话说出一大溜。周扬便说：“韩先生真是个天才，你就看着延安的新生活自个儿编吧。”韩起祥说：“我是个瞎子。”周扬说：“你这瞎子比明眼人还清亮！”韩起祥开始游走于延安城和延安城的周围村镇，遇见什么新鲜事儿随即编说，他真的就能出口成章，惹得一群娃娃和婆姨总跟着他。跟着韩起祥的娃娃、婆姨伙里，那个寡妇是最积极的，除了给他做饭外，总想弹一弹三弦，但这寡妇手笨，怎么弹都是噪音，只好在韩起祥讲他过去恹惶时做忠实的倾听者。她说：“你咋不把你的经历编成书？”韩起祥说：“编我的经历？编出来了算不算新书？”寡妇说：“你到延安是翻身了哇，现身说法怎不是新书？”韩起祥说：“你识字不？”寡妇说：“识不下多少。”韩起祥激动了，伸出了手来握寡妇的手，寡妇塞给他了个大萝卜。韩起祥把萝卜吃了，说：“这萝卜水真大！”

韩起祥在寡妇家废弃的土窑里住了半个月，他说一段，寡妇用炭在窑壁上写一段，然后再念给他，他记住了又往下说。寡妇所在的那个村里人都知道韩起祥是住在了寡妇的窑里，叽叽咕咕地就说他们倒厮配，有好多借故就跑来了，说：“你家有扫帚吗，借我借用。”寡妇将扫帚取了出来，人却并不拿扫帚就跑走了。或者有人立在窑前喊寡妇，寡妇出去问什么事，来人只是笑了说：“韩起祥眼睛不好，可身体好哇！”韩起祥在窑里听见了，没有言语，当天夜里就又回住到了河神庙。

韩起祥最后在河神庙里完成了他最长的新书，起名就叫《翻身记》，能说六个小时。周扬来听他说了《翻身记》，激动得给韩起祥买了一坛子烧酒，那个晚上，韩起祥是喝醉了，拉着周扬的手，说：“你说《翻身记》好，那你要给我办一件事哩。”

周扬说：“啥事？我办不了，还有毛主席哩！”

“门头沟有个婆姨，是个寡妇……”

“噢，这事我也听说了，你让我做媒人呀？”

“不，不，”韩起祥说，“你去门头沟要给那寡妇洗清白哩，我韩起祥

没有碰她,我担了个赖名义。你信不信?你要信的!”

周扬把《翻身记》笔录下来,让毛主席过目,又汇报了韩起祥和寡妇的事,毛主席当场批示了要边区的报纸刊登《翻身记》,就说:“那小寡妇你见过?”周扬说:“没见过。”毛主席说:“让韩起祥娶了她,不就清白了嘛?!”

周扬再找韩起祥的时候,韩起祥正在枣园村说他的《翻身记》,黑压压坐了几百伙人。说到经受过的苦,韩起祥没哭,台下的哭成一片。说到了延安的好光景,台下的全站起来,踢踏着脚,拍打着屁股上的土,喊:“毛主席万岁!”呼声和尘土轰得树上的鸟儿都飞了。待说书完毕,周扬拉韩起祥到一边,才要祝贺他说书成功,韩起祥却说他把《翻身记》改了一段,要周扬听听改得如何:

早起馍馍晌午糕
晚上捞起切面刀
头道韭菜二分半
冷调猪头捣辣蒜
轿上来马上去
丫环伙计听使唤

韩起祥说:“这是财主家的日子,改得行不行?”

周扬说:“改得好!”

穷汉穷汉
揽工受难
早上是钱钱饭
晌午黑豆捣两半
晚上滚水把肠子涮几遍
提上篮篮满山转
苦菜根根噎着咽

韩起祥又说了一段,说:“这是说穷人的。”

周扬说:“改得好!”

这时候了,韩起祥才问周扬:“你寻我有事?”周扬说:“我告诉你,你可以娶了那个寡妇。”韩起祥生气了,说:“你把我韩起祥当什么人

了?!”周扬说:“这是毛主席说的。”

但是,韩起祥带着毛主席的指示去找寡妇,寡妇却出事了。寡妇没有经受住村里人的闲言碎语,要求参加了民工队,随部队去了南泥湾。她在南泥湾挖一孔窑时,窑塌了,被土埋在了里面。韩起祥赶到了南泥湾,扑倒在寡妇的坟上不起来。陪他的人说:“你哭一场吧,哭了心里好受些。”韩起祥没有哭,将探路棍插在坟头,风刮着,棍儿上的两颗铜铃撞得叮叮地响。

从南泥湾返回延安的路上,韩起祥病倒在了双合镇。他歇了八天,却听到了镇上一个婆姨闹离婚的故事。这婆姨先是嫁给了人,却爱上了一个参加了革命的后生,经过了千辛万苦,终于成亲。韩起祥一个晚上编了段说书,就沿途直说到了延安:

对面价沟里拔黄蒿
我男人倒叫狼吃了
先吃上身子上后吃上脑
倒把我老奶奶的害除了
黑了吃来半夜里埋
投明做一双坐轿鞋
吃菜要吃白菜心
寻汉我要寻上个八路军

回到了延安,城里城外相当多的人家在办婚礼,数天里总能听到噼里啪啦的爆竹响,倒纳闷:怎么连续着都是好日子?清早起来,韩起祥往南街“马记羊肉店”去吃杂碎汤,一支迎亲队吹吹打打地就过来,他往路边闪了闪,才站到门面房的台阶上,就听见有人喊:“韩先生,韩先生!”韩起祥等候来人说话,却听旁边有婆姨说:“你喊韩先生干啥呀?”那人说:“我那三女子也要结婚的,韩先生会掐算,选个吉日。”婆姨说:“他才从南泥湾回来,你不知道他的事吗?”那人嗅了一下就不言语了。韩起祥便大声说:“我给你算算,但你得请我吃水盆羊肉!”

在羊肉店里,韩起祥问了生辰年月,一边搬弄着指头在心中默算,一边说:“刚才谁家结婚?”“油坊老三的儿子。”“老三的儿子不是还小着吗,老三看着别人抱孙子也急啦?”“他儿子这次要去黄河那边的山西去。”“山西去?”韩起祥忙问怎么回事,弄明白了,原来是在延安的

部队定期轮换着去各抗日战区，这次山西吕梁山那儿有战事，北边还要攻榆林城，部队上调动的人多，支前队的数量也多，好多人家就都在出发前给孩子办了婚事。韩起祥嘴里噢噢着，说：“这应该，这应该。”仰了脸，把生辰年月又掐算了一遍。

吃毕了饭，韩起祥去了一趟文工队，文工队也酝酿着组织两个小组，准备着去山西和榆林，韩起祥就要求他也要去，队长不同意，说他眼睛不好。韩起祥说：“那我咋从榆林来的？”队长说：“这是随军哩，不是沿途卖艺的。”俩人谈不拢，韩起祥便致气走了，走过一条小巷，狗吠得汪汪汪，他走不过去，旁边一户院门哗啦打开，有人就把他拉进院去，说：“这不是韩起祥吗？”韩起祥说：“我是韩起祥。”便听见上房屋里有嚶嚶哭声。韩起祥便问：“咋有人哭呢？”那人说：“是我新过门的儿媳。”韩起祥说：“才过了门小两口就打架啦？”那人说：“不是的。”上房屋里就走出个后生来，说：“我说吃饱了吃饱了你还是让吃，还没上前线哩倒要我吃死呀？！”后生的爹就骂道：“你给我闭嘴，啥子活呀死呀的话！”后生说：“你来闻闻么，出气都是鸡蛋味！”原来新娘子过门了三天，天天三顿煮了鸡蛋让新郎倌吃，煮的吃伤了又炒着吃，炒的吃伤了又蘸着辣子蘸着糖让吃，为吃鸡蛋小两口致气捣嘴。韩起祥笑了说：“没人吃了，我肚子还饿着哩！”新媳妇给韩起祥端了一碗，韩起祥用筷子搅搅，一碗开水里一颗荷包蛋。他嘴唇咂得生响，瞬间说吃完了，将碗放在窗台上，开门就出去了。

韩起祥一走，新娘子把门就关了，说：“这样好了，好过了瞎子！”去窗台收拾碗时，却发现开水是没了，荷包蛋还在，院门外的巷子里是韩起祥弹着三弦在唱：

老麻子开花结疙瘩
八路军家的老婆守活寡
你当了八路军我守寡
革命成功了再回家

这段新书词，三天里传遍了延安城。毛主席派汪东兴给韩起祥送来了一篮子鸡蛋。韩起祥说：“毛主席怎么给我送鸡蛋？”

汪东兴说：“你不是没吃上鸡蛋吗，毛主席要你饱吃一顿！”

韩起祥说：“这事毛主席都知道了？毛主席还说啥了？”

汪东兴说：“毛主席说你是艺术家！”

韩起祥说：“你不要走，我要请你吃荷包蛋！”

这一顿，煮了二十颗鸡蛋，汪东兴吃了六颗，韩起祥吃了十四颗，说：“果真吃多了就不香了！”夜里肚子鼓得睡不着觉，起来绕着房子跑圈圈。

攻打榆林的部队开拔，韩起祥到底还是跟着去了。战士们很热火他，一休息下来就叫嚷着“来一段！来一段”！但战士们老爱听酸段子，韩起祥先是不说，耐不过死缠硬磨，就让放了哨，不要首长知道，便说开了。到了榆林城外，宣传小组站在行军路边表演节目鼓动士气，韩起祥坐在土岭上，弹着三弦说了一段又一段。战士喊：“编个新的！”韩起祥白花花的瞎眼就激烈地眨动，手指头在三弦上一拨，口里的词随即出来了：

麦叶子黄来竹叶子青
八路军要打榆林城
长枪短枪马拐子枪
胸前还挂个望远镜
一举打下榆林城
一人领一个女学生

师政委骑马刚刚路过，听见了，下了马，把韩起祥叫到一边，骂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韩起祥。”

“知道你是韩起祥！你是来卖艺的吗？”

“我是三弦战士。”

“三弦战士有你这样动员的，共产党闹革命是为人民谋福利的，不是为自己抢老婆！”

韩起祥被剥夺了随军的资格，打发着让他走了。韩起祥坐在山岭上被风吹着，就从破棉袄的窟窿里掏棉絮子擦眼泪，掏一疙瘩擦了，再掏一疙瘩擦了，脚下的酸枣从上白花花一片。半夜里，韩起祥背着三弦下了山岭，顺着无定河岸滩走，走了十里，又返回十里，他不知道该往哪里去，鸡娃叫着天就亮了。

无定河边是韩起祥的故乡。三岁的时候，娘背着瞎了眼的儿子去